

1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CHL3149/423.83

蒲州府志卷之二十三

事紀

巡幸

秦始皇帝二十八年巡東方登蒲坂

漢武帝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時行自夏陽東至

汾陰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

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於汾

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

蒲州府志卷之二十三



事紀

巡幸

秦始皇帝二十八年巡東方登蒲坂

漢武帝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時行自夏陽東幸

汾陰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歷

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

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

年租賦

元封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人布帛一匹

太初二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賸五日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天漢元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漢宣帝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五鳳三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漢元帝初元四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所過無出租賦

永光五年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

建昭二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太守秩戶十二萬爲大郡

漢成帝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三月幸河東

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今年租

元延二年四年三月並幸河東

綏和二年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後漢世祖光武建武十八年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

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十一月謁陵園進幸河東所過

賜二千石令長以下至於掾史各有差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八月幸河東觀安邑鹽池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三月自雲中還乙未南

巡丙辰次平陽使使者以太牢祭唐堯夏四月庚

申幸龍門以太牢祭大禹辛亥幸蒲坂以太牢祀

虞舜戊辰詔修虞舜夏禹廟

隋文帝開皇七年十月幸蒲坂丙寅宴父老上極懽

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嫺雅良由仕宦之鄉

陶染成俗也

唐高祖武德三年正月辛巳如蒲州

唐高宗龍朔二年三月辛亥幸蒲州

唐明皇開元十一年二月壬子幸汾陰祀后土賜文

蒲州府志 卷之二十三
武官階勲爵帛三月辛未至自汾陰免所過今歲
租二十年十一月復如汾陰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正月幸汾陰二月癸丑次河
中府丁巳次寶鼎縣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

乘輿巡陝西次

蹕蒲州觀於五姓湖及虞舜廟

典禮

秦始皇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水曰

河祠臨晉牲用牛犢牢具設圭幣加有嘗醪歲五

祠比泰山

秦漢臨晉乃今同州朝邑界其對爲蒲坂漢書

地志注臨晉縣有河水祠也

漢高祖初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
令河巫祀河於臨晉

漢武帝元封二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親郊而后土
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
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圓丘

爲之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祠衣上黃於是
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
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雕上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漢舊儀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
澤中方邱也禮儀如祭天名泰一且邱

唐明皇開元十一年將幸并州兵部尚書張說言於
上曰陛下今因行幸路由河東有漢武后土之祀
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隆斯墜典以爲三農

祈穀此萬姓之福於是十二年二月祀后土於汾
陰雕上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
揚其光初有司奏修祠掘地得古銅鼎二大者容
四升小者容一升皆青色獲古磚十長九寸有篆
書千秋萬歲字又於古壇側舊祠堂內得石人如
從官像詔以鼎供廟移像就祠中配焉

開元十三年上將東封使大臣往河東魏知古祀堯
於平陽蘇頲祀禹於安邑宋璟祀舜於蒲坂

開元二十載上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言於上曰十

一年親祀后土神明昭佑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從之以張說爲禮儀使將作少監張景爲壇場使十一月二十日記后土於雕上以睿宗皇帝配禮畢上自爲文令有司刊石於祠所

天寶六載封河瀆爲靈源公十載封西海爲廣潤王唐開元禮五岳四瀆皆以每年五郊迎氣日祭之歲四祭每座豆籩各十簋簋各二俎三其祭西瀆大河之辭曰惟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率用典常

唐開元二十一年置汾祠署令一人從七品丞一人從八品府二人史四人廟幹二人唐置河瀆令一人正九品祝史三人齋郎十二人掌其祠祀禮儀之事

唐制初祀河瀆於同州開元十五年自朝邑徙祠於河中府以西海於祠內望祀至今仍之

宋真宗景德四年以朝陵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后土祠致祭用大祠禮

宋大中祥符三年河中府上言進士薛南率父老干

二百人列狀乞赴闕請祀后土詔不允已而又請
河南尹寧王元偓與羣臣亦上表請於是八月詔
以來春有事於汾陰以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
置使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令羣臣詳
定儀注四年正月出京師二月丙辰至奉祇宮已
未遣入內都知鄧永遷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羣
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駕詣睢壇夾路設燎火其光
如晝周列黃麾仗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
祇備三獻以太祖太宗配如封禪之禮訖改服通

天冠絳赭袍乘輦詣廟設登歌奠獻封石匱玉冊
其玉冊金匱先時度廟中擇地爲埒中置石匱方
五尺厚二寸中容玉匱刻金繩道三濶一寸深五
分纏金繩處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容天下同文寶
俟祀畢太尉奉玉匱置石中將作監領衆舉石覆
之印寶悉如社首石礧之制皇帝省視訖加蓋其
上封固上爲小壇廣厚凡五尺其睢上壇築如方
邛之制廟北古雙栢旁有堆阜卽其地焉是日詔
改奉祇宮爲太寧宮壬戌御朝觀壇受朝賀肆赦

宴羣臣於穆清殿宴父老於宮詔大禮使等及從
臣並刻名於碑陰既罷臨邾邱亭望河汾還行宮
紫氣四塞民有扶攜老幼不遠千里而來觀者

宋大中祥符元年進號河瀆曰顯聖靈源公遣官往
河中府告祭

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汾陰親謁奠河瀆廟

仁宗康定二年增封西海通聖廣潤王河瀆爲靈源
王

金世宗元世祖並遣官至河中祀后土廟

元至元三年定祀典每歲立秋日祭大河於河中府
銀香合一重二十五兩織金旛二鈔二百三十貫
二十八年春二月加封河瀆靈源弘濟王至正七
年加封靈源神祐弘濟王定制河瀆神儀仗其旗
用黑質繡火焰大赤以章其采繪神人冠七梁冠
皂襴黃袍跨青龍祀西海制與河同

明洪武初正岳瀆位號稱大河之神西海之神有大
事遣官告祭

隋制使祀先代帝王祀舜於河東以臯陶配祀成湯

於汾陰以伊尹配

唐顯慶三年因長孫無忌議祭法乃祀舜於河東祀

禹於安邑祀堯於平陽

祀湯於河南偃師

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五代亂

離率多墜廢匱神乏祀闕禮甚焉其堯廟在臨汾

縣以稷契配舜廟在河中府以臯陶配禹廟在夏

縣以伯益配每三年一享仲春月行事

湯廟在河南偃師以

伊尹配如

隋唐舊制

宋開寶四年詔給河中府汾陰成湯墓守陵五戶蠲

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

宋真宗四年祀汾陰駐蹕河中府令訪伯夷叔齊廟

遣官致祭并葺祠宇

明制先代帝王陵寢湯陵在山西蒲州榮河縣大事

遣官告祭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

乘輿西巡過蒲州告祭湯陵并西海河濱

掌故

上古鉅靈氏出於汾睢驅陰陽反山川

路史引廣韻云鉅靈出於汾隍宋王存九域志
鉅靈祠在河中府

黃帝祀汾隍掃地而祭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坂

唐堯卽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於河龍馬

銜甲赤字綠文自河而出

堯登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出告帝

以期言訖五老化爲流星入昴

舜耕歷山獲玉歷於河際之巖公孫尼子云舜牧於

潢陽

潢卽大河也

魯連子云舜耕歷山而交益陶河濱而交禹

舜耕田之詩曰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具有

舜耕歷山而得七友

舜在位五老遊於國都拾遺記云五星之精也

夏后啟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而叛啟命彭祖之後

壽思帥師征之武觀來賓

夏孔甲畋於萑陽大風雨入民舍主人妻方乳皆曰
后來不勝之必殃孔甲曰取爲子子其誰殃及長
屋折傷足孔甲曰有命於是爲破斧之歌東音始
作

萑陽卽首陽首萑文近而誤路史以爲畋於萑
萑則山海經有黃萑之山與此不同也

孔甲在位四十九年後居西河

西河卽今榮河河津地唐時人有於其縣得斷
劍曰夏時物者

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

尚書序疏云陬當是山阜之地陬在河曲之南

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陬東北向安邑安邑桀都

鳴條又在安邑之西桀出拒湯故戰於鳴條按

孔傳以陬在河曲之南疏遂依其說以爲蓋今

潼關左右恐未必然序明云升自陬遂與桀戰

於鳴條則其地應去鳴條非遠今鳴條岡起自

安邑蟠連於猗氏之南西距臨晉甚邇臨晉中

條橫嶺南達芮城疑湯昔時由芮渡河歷中條

至夏郊而所謂升陲者即在橫嶺間也

武王以將軍之禮葬伯夷叔齊於首陽山

譙周古史夷叔採薇於首陽有婦人難之遂不食而死列士傳云武王欲以二子爲左相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而死類苑夷齊採薇不食有白鹿過而乳之

宋黃庭堅夷齊廟碑疑無餓死事以爲本於太史好奇之論然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孔子明言之不此之信而欲異其說何哉

穆天子傳壬戌天子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天子使孔子受之於雷水之干

水經注伯夷墓下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即此是也

周封文王之子於郇封虞仲之子於虞封畢公高之後於魏

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是爲原叔
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滅魏以賜畢萬

趙宣子畋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饑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食與肉以與之後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曰何德於子而免我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

伊闕在南羊腸在北修政不仁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不然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以爲西河守秦兵不敢東向段干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之造其門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式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駟而爲文侯師

水經注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塚按古河北縣卽今永樂鎮與芮城

地永樂上方有干木祠其來甚久其處多段氏
自云干木後元段禧有干木廟記刻石祠中

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於蒲坂關四月越王使公孫
師隅來獻乘舟舟三百箭五百萬

秦昭王五十一年初作河橋史記正義云在同州東渡
河即今蒲津橋也

秦始皇并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河東郡

漢高帝功臣周昌初起以職志破秦入漢以內史堅
守敖倉以御史大夫定諸侯封於汾陰如淳曰職

志官名主旛旗

漢高帝功臣陳遼以舍人從起豐以都尉擊項羽封
於猗氏元康四年詔賜遼曾孫猗氏大夫胡黃金
十斤復其家

漢文帝十七年趙人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
決河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
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
南臨河欲祀出周鼎

文帝召河東太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既而不用

布謝上曰陛下以人言毀譽臣恐人有以窺陛下
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名卿耳

武帝元封六年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汾陰后土
營旁見地如鉤狀剖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
無欵恠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以聞天子使驗
問巫得鼎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至甘泉從上行薦
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
祭云至長安公卿皆議尊寶鼎是時馬生渥洼水
中乃作寶鼎天馬之歌

山西通志載班固東都賦寶鼎詩以爲卽汾陰
鼎鼎者不知固所賦寶鼎乃後漢永平初廬江太
守所獻出於土維山與汾陰異也

漢武帝幸河東作橫汾秋風辭傳樂府

武帝幸河東並以冬十月春三月而橫汾有秋
風之曲豈嘗以秋月至史或未書而遺之

河東太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
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民
菱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

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

宣帝神雀元年幸河東萬歲宮神魚舞河鳳鳥來集三輔黃圖汾陰有萬歲宮孝武所作

成帝永始四年幸汾陰揚雄作河東賦以諷

孝成初卽位丞相匡衡等請罷雍時甘泉汾陰后土祠於長安立南北郊從之建始二年始祀后土於北郊永始三年冬十月復汾陰祠綏和

二年三月復罷汾陰祠祀南北郊哀帝建平三年冬復泰畤汾陰祠有司行事罷南北郊

漢明帝永平七年冬西巡狩長安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

建安中魏太祖問荀彧曰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對曰杜畿其人也後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又下令曰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且煩卿卧鎮之

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常嫌其
濶達不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
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

北魏之末河東郡多流離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
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
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最佳酌矣王公庶
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
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僞句中書之英談洛陽
伽藍記云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六月中以罌貯

酒曝日中經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朝貴千里相
餉命之曰鶴觴魏末賊亂官兵不能勝及飲此酒
皆醉因大破之時爲之語曰不畏張弓挾刀唯畏
白墮春醪

後周文帝畧定汾絳始置蒲州

隋蒲坂縣有酒官蒲州刺史監之是爲蒲城桑落

唐高祖起太原至龍門將渡河隋將屈突通守河東
絕津梁已而馮翊賊孫華等具舟來迎高祖以一
少牢祀於河乃濟

唐開元十年治汾陰廟得寶鼎改漢汾陰爲寶鼎縣
唐元宗幸河東登逍遙樓及自河東還蒲津皆賦詩
紀事羣臣張說蘇頲宋璟等並和焉

唐元宗祀汾陰刻銘勒石命張說爲之辭其序則上
御製也

朱長文碑帖考祀后土碑元宗御書八分今久
亡逍遙樓在蒲州舊有顏魯公書大字石刻

唐薛元敬與薛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
收爲長離德音爲鸞鷲元敬最少爲鵷雛

唐張嘉貞子延賞孫弘靖三世繼爲宰相時稱三相
張家其里曰鳴珂里門望爲當世鼎盛宰相世系
表其先蓋自范陽徙居猗氏焉

汾陰薛氏自北魏周隋至唐人物尤盛與河東柳氏
匹宰相世系表其先出漢御史大夫廣德子饒淮
陽太守子愿長沙太守自愿至漢末兗州別駕蘭
代有名位蘭子永字茂長從漢昭烈入蜀爲蜀郡
太守永子齊爲巴蜀二郡守蜀亡率五千戶降魏
拜光祿大夫徙河東汾陰世號蜀薛子懿字元伯

北地太守鄆陵侯三子恢雕興恢河東太守號北祖雕號南祖興號西祖薛氏在唐世爲宰相者三人

唐洋州刺史河東趙匡與陸質同學春秋于啖助助卒質與其子哀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之稱之爲趙夫子大歷中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韋彤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

唐咸寧王渾瑊尹河中七年有木連理之瑞韓吏部作頌以美之

碑帖考舊有石刻在蒲州今久亡

唐河中鸛雀樓北周時冢宰宇文護所建也宏壯華麗爲府之鉅觀河中旣邇京師冠蓋游集莫不登臨暢覽山河形勝才子名流題賦其上者篇什甚衆詩版照列四隅建中時有李翰爲之序至五代之季始歸零落矣

碑帖考舊有唐人石刻今亡

唐天寶十一載黃河中女媧墳因雨晦暝忽失所在

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湧出冠以巨石上有雙柳肅宗命祝史祀焉

水經注潼關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西征記所謂風塹者也樂史寰宇記云河東縣風陵是女媧之墓九域志云在今潼關口河灘上屹然介河有木數株雖暴漲不漂沒按女媧移陵唐段成式亦記其事唐書謂在虢州閿鄉縣以元和郡國志考

之則云在河東縣南五十里與潼關對且水經注明云潼關直北隔河則定屬蒲坂不得言閿鄉矣唐喬潭女媧陵記登黃龍古塞望渾河中流所謂黃龍古塞未知指何地羅泌路史又作堇龍是不得知之也西陽雜俎又言唐文武皇帝江都之役夜徑其處風雨中有婦身鱗身騶唱而前餽生魚一筐則媧皇之神也碑帖考有唐喬潭記石刻今亡

唐以河中爲中都置府已而府罷乾元初復爲府置

河中尹一人從三品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
錄囚恤鰥寡少尹二人從四品掌貳府州之事

唐河中府置府兵凡三十三曰興樂德義故壁龍亭
清源永和陶成霍山瀼水首陽壽貴歸仁長渠虞
城通潤寶鼎鹽海歸淳大陽永安奉信永興右威
汾陰甘泉平川安保石門綏化壇道安邑崇義又
有耀德軍

唐河東縣有芳醞監汲河釀酒

唐開元十二年於蒲津關鑄鐵牛八牛有一人策之
牛下有山夾岍以維浮梁十五年自朝邑徙河濱
祠於此

碑帖考有唐王延昌裴虔瓘廟記石刻今亡

宋真宗祀汾陰作禮成詩河濱西海贊翌日王旦上
祀后土頌真宗復御製二聖配享碑刻石於廟
碑今存在榮河城中舊察院署東石高丈餘濶
三丈餘光澤堅厚重屋覆之俗稱碑銘又稱其
處爲蕭牆

真宗祀汾陰有榮光羃河之祥改唐寶鼎縣爲榮河

蒲州府志
卷之二十三
縣

真宗至河中府謁舜廟命守臣飾廟垣初廟外有井人呼舜泉改爲廣孝泉置廣孝坊命王欽若爲之記

上將祀汾陰孫奭上書切諫以爲汾陰事不經見且漢唐都關中去河東甚近故間往祀之今冒重關越險阻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陳其不可者八上雖不能從然心知其忠

帝在河中召草澤李瀆劉吳瀆辭不至授吳大理評事明年瀆卒下詔書旌之賜帛百匹

大中祥符三年河中民得靈寶真文以獻

八年詔河中府同華諸州貸貧民麥種

仁宗八年弛河中府等二十八州鹽禁

宋知河中蒲州職田二十頃常俸外月給職錢一十五千

宋臨安錢晦知河中日樂沆爲虞鄉令以事趨府晦語沆曰吾境數百里前賢名跡甚衆無如唐司空侍郎之高今所居王官谷遺址尚存宜留意焉沆

到縣即訪其後人微甚大抵多農矣沆因縣財之
羨即於表聖休休亭之舊構宇而復之且賦貽溪
懷古詩十篇以呈晦晦大喜曰風流爲政子之謂
矣先是名輩王元之江休復諸公並至河中因遊
王官谷訪表聖故居賦詩刻石或題名紀歲月於
崖際焉

宋錢晦知河中府仁宗飛白御書安民二字以賜之
晦因構安民堂於府中

宋祥符四年改置蒲津關爲大慶關

宋晁補之知河中爲吏民所愛及遷去爭畫其像留
之

金大定五年徙陝西元帥府於河東設都統副都統
左右都監等官以鎮守

金宣宗之末朝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完顏
伯嘉時開元帥府於河中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
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
恐未易取也又上言曰河東被山帶河保障關陝
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尚存若使他人據之

蒲州府志 卷之二十三
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

元初置河解萬戶府設達魯花赤萬戶副萬戶鎮撫等官其設儒學有教授學正直學大學訓導小學訓導之目又有蒙古字學河中府又有雜造織染之局

元首陽書院至正初所設蒲人王無矜與弟無伐以宅一區田四百九十畝請於官爲書院官爲請於朝廷臣議曰首陽名山夷齊賢人宜可其請如他郡先賢故事立書院額以首陽設山長從之仍以義士表王氏

明宗室諸王藩封於蒲者二曰山陰王遜熾襄垣王遜燁皆代簡王子並永樂二十二年封舊制諸王就國後非請命不得歲時定省時代王居大同燁思念不已作思親詞意甚悲切而山陰王熾能詩其孫嗣王自號精一子與蒲中逸士時以篇什相酬和襄垣傳三世山陰傳五世至萬歷中國除兵畧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以兵納公子重耳於晉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

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

文公七年夏四月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傳云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劓首

文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戰國魏襄王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襄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坂陽晉封陵十七年秦予我

蒲坂

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

秦昭王元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

史記正義曰前秦取蒲坂復予魏魏以爲垣今又取魏垣復予之後秦以垣爲蒲坂皮氏

漢二年六月魏王豹謁歸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八月漢以韓信將兵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

臨晉信爲疑兵陳船欲渡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遂定魏爲河東郡

曹參以假左丞相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大破之

光武建武元年正月鄧禹引兵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進圍安邑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破參於解南於是王匡成丹等復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軍不利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復整兵進大破匡

等遂定河東

建安十五年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魏太祖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渡津作柵未成賊將梁興夜將五千人攻晃晃破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

晉懷帝永嘉二年匈奴單于劉淵進據河東攻寇平

陽蒲坂皆下之

晉太興元年石勒遣石虎自軹關西入伐趙劉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虎懼引退

晉太和二年冬十月秦晉公苻柳據蒲坂以叛秦主苻堅遣王猛鄧羗攻蒲坂柳出挑戰猛閉壁不應柳以爲畏已乃使其子守蒲坂而自引兵將攻堅於長安鄧羗夜襲敗柳柳引還王猛邀擊之俘其衆柳以八百騎入蒲坂猛攻破斬之

孝武帝太元九年秦苻堅伐晉敗還其平陽太守慕容冲反秦引兵進攻蒲坂堅遣將討破冲冲奔慕容泓於華陰

二十一年姚興僭號於關中初慕容永爲燕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固至是興使姚緒攻之恭距河以守緒不得濟興鎮東將軍薛強引緒從龍門渡遂入蒲坂

義熙十三年宋武帝伐姚泓遣將軍檀道濟沈林子等自陝渡河攻蒲坂泓遣將來援林子謂道濟曰

蒲坂城堅池深非可幸拔不如先事潼關道濟從之乃去蒲坂南向潼關及武帝至潼關遣朱齡石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以攻蒲坂

恭帝元熙元年夏赫連勃勃寇蒲坂初宋武平姚泓以毛德祖爲河東太守鎮蒲坂至是勃勃破關中以兵攻德祖德祖不能守引還彭城勃勃遂取蒲坂

北魏太武始光三年伐赫連昌遣司空奚斤以兵四萬五千人襲夏蒲坂夏守將乙升西奔奚斤遂下

其城入蒲坂

北魏孝昌三年冬蕭寶寅反關中正平人薛修義等亦聚衆河東據鹽池圍蒲坂以應寶寅

東魏天平四年春齊獻武王伐西魏屯兵蒲坂造三橋渡河又遣竇泰攻潼關會泰爲西魏所破斬乃撤橋而退八月宇文泰帥十二將東伐獻武引兵出壺口趨蒲坂自后土濟戰於渭曲敗還宇文泰遂遣賀拔勝等渡河進圍蒲坂降其守將已而泰至畧定汾絳遂置蒲州

隋仁壽末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據蒲州燒斷河橋
左僕射楊素以輕騎襲之於渭口宵濟天保敗走
唐高祖起晉陽克臨汾次於龍門隋將屈突通據蒲
州拒守秦王世民曰兵利於速宜乘機渡河以奪
其心屈突通自守賊耳高祖乃留兵圍蒲自引兵
西渡破隋將桑顯和屈突通大懼乃使堯君素守
蒲自以兵西援長安唐所留呂紹宗等攻蒲不克
十二月通兵敗降唐還至蒲州呼君素降君素固
守不從後爲其下所殺君素將王行本復守不下
後秦王世民攻降之

武德二年太子建成屯兵蒲州以備突厥

唐天寶末安祿山反河東爲所破肅宗至德二載三
月郭子儀大破賊於潼關時永樂尉趙復等陷賊
在蒲州密謀王師至爲內應及子儀兵攻賊將崔
乾祐於蒲復等斬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奔安
邑子儀追討之遂平河東

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反河中詔馬燧爲河東行營
副元帥與渾瑊合兵討之時連年旱蝗朝臣多請

赦懷光者燧上言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遂與瑊及韓游瓌合兵進討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至城下說降廷光遂至蒲州城下陳兵八萬是日賊將牛勗俊斬懷光降河中平

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潼關分兵畧蒲州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於賊河中騎將王重榮說都曰所以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督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鉞假公因奔行在重榮悉取賊使斬之天子使使慰其軍重榮遂知河中節度留後巢使朱溫自同州黃鄴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敗之即拜工部尚書河中節度使中和二年賊使尚讓來攻朱溫爲前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外於是出兵陽夏掠河中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遂以同州降重榮表爲同華節度使詔賜溫名全忠即副河中招討巢怒甚自將精兵壁梁田重榮軍華陰與監軍

蒲州府志

蒲州府志 卷之二十三
楊復光犄角大敗巢巢中流矢走重榮懼巢復振
因遣使者與李克用連和克用以兵自嵐石赴河
中遂共平巢重榮後爲部將常行儒所殺衆推其
子爲留後朱全忠與珂有怨天復元年全忠破河
中執王珂

天祐元年正月朱全忠引兵屯河中表請遷都六月
王建李茂貞李繼徽連兵討全忠全忠拒之於河
中

五代漢乾祐元年春三月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以
河中反時趙思綰於京兆王景崇於鳳翔亦皆反
並遣人推守貞漢遣白文珂王峻出兵討之久不
克乃遣樞密使郭威以禁兵往威計未知所向華
州節度使扈彥珂說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
如先破守貞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下矣威以爲
然遂先擊守貞諸將欲急攻之威曰守貞前朝宿
將屢立戰功且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
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
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

貞輒出爭之兵常十失三四逾年守貞城中兵食俱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期日四面急攻破之守貞自焚死

宋靖康二年金人再犯京師永興軍帥范致虛入援郭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請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致虛乃令河中守席益與忠孝同出河東忠孝以蒲解兵三千至猗氏遇金人與戰破之

宋建炎元年金婁室帥師趨陝津破蒲解之軍二萬以重兵壓河中府權知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乃自殺金人克河中

建炎三年金婁室自蒲解悉兵大入李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人大敗而去

金貞祐初畏元師之逼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士馬全盛有絳平陽太原三鎮爲之屏蔽敵不敢輕入應徙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砦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兵於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未幾會元破絳州阿祿帶馳奏河

中孤城不可守金主令棄之無以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燒民戶官府一二日而盡

金貞祐中完顏從坦上言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勝陝洛之襟喉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

金元光元年十二月元將石天應因金河中守將侯小叔出議兵事乘虛襲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還駐樂李山砦夜半攻城以登焚樓櫓火照

城中天應爲所殺小叔復河中府明年正月元兵十萬騎圍河中總帥訛可樞密副使完顏塞不花遣兵來援河中守將侯小叔出戰援兵時雖已至皆不敢動小叔敗乃斂兵入城明日城破小叔死焉河中復爲元取已而元兵他引金復使人守之金哀宗正大八年以內族草火訛可板子訛可將兵二萬守河中九月元主自將來攻十二月河中破初草火訛可等懼兵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元兵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

進時金遣其將王敢以步兵一萬來援城中知援兵至日夜殊死戰又半月城中力盡乃陷草火訛可尚力戰已而擒殺之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出走

元仁宗延祐三年武宗之子周王和世竦出鎮雲南至延安其臣禿忽魯與武宗舊臣釐日教化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旨由讒搆使然請聞之朝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思罕西臺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發兵關

中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知府劉天孚視事始兩月事起不虞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脫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東岍令判官孫伯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尹王文義守風陵渡阿思罕列兵西岍使來索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晉寧求援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筏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察哥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乃赴阿思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斂船濟兵遂入城天孚投水

死已而塔察兒脫歡背約殺阿思罕於河中

文宗天歷元年陝西行臺也先帖木兒引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

明太祖洪武元年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克太原遣傅友德徇石州霍絳猗氏地悉下

都督康茂才帥兵取河中府元平章呂德楊晟棄城遁走二年正月大將軍徐達至河中會諸將造浮橋渡河取陝西

崇禎三年陝西流賊王家亂逼蒲州河東道焦源溥練鄉兵五百人前後十餘戰斬賊首五閻王九條龍等賊憚之乃不敢窺蒲

四年陝西賊趙四兒渡自禹門掠河津臨晉萬泉猗氏諸縣焚殺無算

十六年十月賊李自成陷西安其部將白鳩鶴李友自榮河竊渡二十五日襲破蒲州剽掠十餘日賊行偽牌遣其偽防禦尹牧縣令等於正月初旬渡河於所破諸地上任其原任官多遁去

十七年正月十六日賊至蒲州十八日至猗氏所至

毒縉紳百姓慘酷不可言是月臨晉無籍者引運
城防兵入其縣南門大掠

國朝順治元年五月李自成自京師敗歸西遁入關
十月賊僞置守將牧使及所署諸縣僞令悉逃去

順治六年賊首虞亂封汝宦等倡亂陷蒲州知州錢
法裕等死之初明大同總兵姜瓖降於國朝至

是年反於大同全晉響應亂汝宦等亦起兵應賊
連陷蒲解勢張甚八月陝西總督孟喬芳以兵勦
賊斬亂等遂復蒲州是時賊虞亂張五等連陷臨

晉猗氏縣聞喬芳至皆遁並討斬之有屯軍衛某
者屯於臨晉之令狐村獨堅不動喬芳以鐵騎蹂
之八百人皆殲焉

五行祥沴

周顯王二年河水赤於龍門三日

竹書紀年

山西通志載定王考王河水並赤蓋因通鑑之
誤而不知者

漢武帝元狩二年汾陰人見汾旁有光如絳

郊祀志

宣帝五鳳三年祀汾陰神光並見興於山谷燭耀齋

宮十餘刻甘露降神雀集

本紀

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赤如血

五行志

初元元年河東地陷

延光二年三月河東大風拔木

並後漢書

桓帝建和元年河東木連理有嘉瓜兩體同蒂

符瑞志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

靈帝建寧四年河東雨雹山水大出漂屋舍五百餘

家地裂十二處裂長十里廣或三十餘步深不見

底 並五行志

晉武帝咸寧元年河東地震

太康元年河東霜雹傷桑麥二年三月河東隕霜害

桑 並晉書

愍帝建興元年河東地震雨肉

劉聰時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其將靳準率部眾

捕蝗而埋之一夕蝗浴土飛出遂并食黍豆

並晉書

成帝咸和六年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

滂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

同上

介山在汾陰漢武帝祀后土用事介山即此

符洪時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
上其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
同
上

北魏永興五年月行參犯太白占曰憂兵後赫連勃

勃寇河東入蒲坂殺掠吏民
魏書靈徵志

東魏天平四年南汾秦陝諸州霜旱人饑流散開倉

賑卹
北齊書

時以今蒲州為秦州

北齊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
北史

北周武帝保定三年九月蒲州獻嘉禾異畝同穎
周書

建德三年十月蒲州饑詔乏絕者令向郿城以西及

荊州管內就食
同上

隋大業十三年蒲州兵仗夜有光如火時堯君素守

蒲州後為其下所殺
隋志

唐高祖武德三年河東旱七年復旱

武德九年二月蒲州黃河清
並唐書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秋蒲絳諸州旱二十三年八月

河中地震已而復震

高宗永徽元年秋河東旱蝗

永徽元年四月己巳河東地震己卯又震六月庚辰

河東地復震

同上

五年六月蒲州汾陰縣瀑雨漂溺人居

舊唐書

咸亨元年七月蒲州旱

明皇帝開元十二年河東早上親禱雨宮中設壇席

暴立三日

同上

十二年十一月汾陰榮光見於河赤兔見於后土祠

壇二十七年蒲州慶雲見木連理

舊唐五行志

代宗大歷二年河中獻玄狐

同上

德宗興元元年河東蝗民饑詔賜五萬石粟以賑

貞元三年十一月河東地震九年四月地震有聲如

雷河中尤甚

唐書

憲宗元和十二年河中大水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戊子河水三日赤

舊唐書

文宗太和元年夏河中旱六年復旱

太和元年十一月虞鄉騶虞見時河中府奏虞鄉縣

有白虎入重峰觀按瑞應圖以為騶虞

並舊唐書

開成元年河中蝗害稼

新書五行志

武宗會昌四年龍見於汾陰

舊唐志

宣宗大中六年彗星出於參觜

天文志

僖宗乾符三年秋河東諸州多鼠穴屋壞衣

五行志

光啟元年秋河東大雲霧有牛人言其家殺之

是年七月河中永樂縣及解縣生草葉如旌旗之狀

人呼旗子草占曰其野有兵

二年河東積陰六十日七月中條山鵲焚其巢

並同上

宋太祖乾德元年蒲州饑

三年河中旱甚四月戊申賑河中饑七月河水溢於

蒲

宋史五行志

開寶六年正月河中府大明觀內生芝節度使以聞

七年六月河中府饑發粟三萬石賑之

本紀

八年八月河中寶鼎縣禾合穗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河中府河溢水害稼

淳化二年四月河水溢虞鄉等七縣民饑

並宋史

真宗咸平四年河中府獻嘉禾

大中祥符元年河中府酒厨梁上生芝一莖十二葉

其色如玉

三年寶鼎縣民張知友田禾合穗凡隔四隴相去二

尺許判河中府陳堯叟以聞是年九月河決河中

府白浮梁村 宋史

四年二月己未河中寶鼎縣瀟泉有光如燭四五炬

其聲若雷 汾陰禮儀志

五年冬慶成軍太寧廟聖製碑閣生金芝二本 祥應記

英宗治平元年河中府慶成軍旱

神宗元豐元年九月河中府甘露降

元符元年河中猗氏民妻一產四男子 並宋史

金世宗大定三年四年滎河相繼蝗旱

金大安三年二月河東大旱崇慶元年五月河東旱

大饑斗米錢數千流殍滿野二年復大旱 上並金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東饑

元元統二年河東旱

元泰定三年四年滎河蝗旱相繼

元至正七年河東大旱人多饑死其五月地裂水湧

崩城陷屋

至正十九年五月河東蝗羣飛蔽天人馬不能行其所落溝塹為之平

上並元史

明成祖永樂三年黃河清於蒲津

名山藏

明成化五年萬泉縣孫庄村麥穀皆吐雙穗瓜皆聯蒂並生

二十年臨晉榮河等縣大旱饑人相食

明弘治二年蒲州大有年八年臨晉旱十四年正月朔蒲州地震有聲如雷地形閃蕩如舟在浪中壞官民屋舍人畜多死十七年蒲州旱榮河疫萬泉

無禾

明正德二年蒲州龍見八年榮河蝗十年四月猗氏瑞麥生初任里民種麥有一本五六穗者至九月禾亦然時知縣翟聰有惠政人以為其瑞十一年萬泉雨雹大如卵

明嘉靖五年萬泉大水六年地震八年榮河萬泉饑九年二縣復饑十年蒲州大祲十一年萬泉大有年十五年六月臨晉大水二十八年猗氏民家產豬二首八足其夏猗氏境中豬死殆盡三十五年

清州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六月蒲黑青見先是中條山介谷夜半忽鳴如雷
四月九日晝晦空中如波浪聲居民疑大水至盡
惶怖已而反風雨作至是黑氣中人有若擊傷民
夜鳴火持刃打鼓以防之五十餘日始息三十八
年黃河泛溢分爲二道圍大慶關於中沒民舍過
半

明隆慶元年滎河大祲詔免田租之半四年黃河溢
入城西門自是徙道而西移大慶關於河東是年
夏臨晉大水

明萬歷元年臨晉大水山水數丈浸及王官谷漂敗
祠寺七年有隕石於滎河形圓色黑八年河決蒲
州民多遷徙十四年大旱赤地千里雨沙於猗氏
十五年猗氏地震及臨晉皆蝗十六年滎河臨晉
疫人多死時二麥雖登至無收刈者十七年滎河
狼禍夜踰城殺人十八年萬泉猗氏大水二十年
春三月臨晉滎河猗氏大雨雪至三尺二十一年
七月滎河大雨雹如雞卵或取視之內有蝸殼草
木之物自午至申摧大樹無數禾盡壓地爲之赤

其年九月滎河桃李華二十三年臨晉水旱並爲
災二十五年蒲州臨晉猗氏滎河井水如沸池水
自溢占者曰此之謂水淫主秋雨已而驗焉二十
六年滎河大水明年秋七月復然三十二年萬泉
雨雹如雞子廣十餘里其積如邱三十四年猗氏
無麥六月滎河河岸崩三十八年五月十三日晝
如暝移時乃復或見火光於風中四十一年蒲州
臨晉猗氏滎河萬泉大旱四十三年四月蒲州諸
縣大旱蝗四十六年蝗地震

明泰昌元年冬大雪至數十日河冰車馬可渡明年
正月未始解是歲大有年

明天啟七年三月蒲州隕霜天大寒

明崇禎元年秋大旱五年霖雨四十餘日損屋害稼
道路成巨浸產魚盈尺六年夏無麥秋蒲州臨晉
大旱七年大饑斗麥銀六錢人爭自鬻八年州多
狼殺人萬泉大饑九年滎河蝗明年復蝗臨晉如
之十三年大饑食草木皆盡官於城門外爲坑以
埋餓死者埋且滿饑人爭就坑割食其肉至有父

子夫婦相食者明年麥益貴斗麥至易銀一兩六錢人棄孩幼盈路知州潘同春立慈幼局使收養之頗多全活又刻饑民圖上之至夏麥熟人食之多病黃腫死十五年地震人多死麥熟至無刈者國朝順治元年蒲州河清三年萬泉饑四年有蝗五年歲稔六年十二月滎河大風夕自北來凡木物並見火光隨風焰起按之弗熱九年滎河大水十一年蒲州地震有聲十五年地震是年有秋十六年三月滎河隕霜殺物明年三月萬泉如之十七年蒲州稔十八年五月猗氏大雨雹蒲州旱甚天炎如火人有暍死者八月有黑虫食禾

康熙元年萬泉麥秀兩岐臨晉猗氏滎河大雨是秋蒲州大雨彌月城垣半傾壞橋梁民舍山有崩處二年冬十二月星隕於蒲州光如火有聲八年夏猗氏旱既而雨雹九年滎河河清三日十年秋猗氏有螻青黑二色遇微雨愈多冬化為蠅有鬚在額上蟄入土中十三年萬泉麥秀兩岐十七年滎河河水溢敗民田九月臨晉大雪深數尺木盡折

自霍州以南皆然明年及猗氏皆旱二十二年臨
晉地震十一月自蒲州至平陸河清凡十五日而
復二十八年滎河大雨雹三十二年麥有秋猗氏
疫三十三年萬泉猗氏有年四十年萬泉大有年
四十三年滎河旱萬泉麥秀兩岐四十五年猗氏
雨土五十四年猗氏大稔六十年大饑

雍正三年黃河清自孟門徑滎河臨晉永濟下至河
南府凡一月有奇五年歲稔六年稔七年臨晉卿
雲見九年麥大熟

乾隆三年歲稔四年麥有秋八年歲多雨九年麥多
收十一年萬泉民變初官府欲歸丁於糧民以其
不便不肯從官迫行之於是大訐入城邑與官相
抗同時解之安邑亦然凡月餘始散去明年誅其
首事者餘亦多所連坐旋知所做云十三年大禘
是時用兵金川山西驛馬多聚於蒲軍使往來馳
晝夜不息馬亦多斃十七年饑籌賑備至陸運倉
粟河運豫米自冬及春迄于夏初凡仰食數月賴
以存活者甚衆十八年夏霖雨滂沛麥熟秋大有

年獲數倍 上採通志府州
舊志縣志諸書

蒲州府志卷之二十四

識餘

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漢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

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元茂夢陟首

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

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

升祠手書要曰君况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升

雲即降甘雨也 後漢五行志註按此
首陽宜洛陽東北者

河東人衛固張時與杜畿少相狎固常輕畿畿常與

固博爭道謂固曰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
畿爲河東太守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時故任京
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相見於儀各當持版時
嘆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

魏畧

北齊神武伐西魏以二十萬衆自蒲津濟周宇文泰
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神武
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急跨橐駝就船以
歸

北齊書

元鼎元年汾陰得寶鼎卽吾邱壽王所識之鼎高一

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
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恠之象紀雲圖未然
之狀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
其異此銘在底又別有銘或浮或沈皆古文複篆
上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

鼎錄

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郎張安
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
奇其才以爲尚書令

漢書

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禮師之生將終出

古鏡贈度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
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
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
而具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
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生云是二十四
氣之形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盡入影內纖毫
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侯生常云昔
者吾聞軒轅鑄十五鏡其第一鏡橫徑一尺五寸
法滿月之數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隋

大業九年度以御史出爲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
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謁祀此樹
不則殃禍立至度曰妖由人興淫祀宜絕吏皆叩
首固請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爲精
魅所托乃密懸古鏡於樹其夜二鼓聞廳前磊落
有聲若雷霆者起視則風雨晦冥電光晃耀忽上
忽下至明有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身被數創
死於樹下度命出蛇焚於縣門仍掘去樹樹心有
一穴入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妖遂絕時蒲陝

間疫甚度使小吏張龍駒持鏡照之諸病者皆愈
後一夕忽失鏡所在 古鏡記

唐河東薛稷善書繼褚河南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

落節 書品

薛少保稷在天后朝名冠當時而好圖畫畫尤工絕

祕書省有少保畫鶴妙盡一世杜子美嘗有詩曰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其見重名輩如此

名畫記

開元中定蒲州爲四輔陝絳爲六雄晉州爲十望

杜氏

通典

張景藏善相人與袁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嘗問之

對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

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爲莫離支所囚居士室

六年始還及爲蒲州刺史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

告以當死俄有詔聽致仕

唐書

河東公張嘉貞開元中居相位景藏一日忽詣公以

幅紙大書台字授之公曰予見居台司此意何也

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嘉話錄

唐李嶠作汾陰行其末曰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

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傳
在樂府明皇將幸蜀登花萼樓名善水調者歌此
四句未及終上淒然泣下曰李嶠真才子也不終
聽而去 詩話

玄宗貴妃楊氏世本弘農華陰人後徙居於蒲家永
樂遂爲永樂獨頭村人 太真外傳

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
當以吾幼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
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 李方叔談記

考子儀鎮河中作河瀆廟以河神數示靈響助
其行軍見王延昌記甚詳未聞有河患事如方
叔所云則子儀與鄴三老河伯娶婦同其陋矣
顧以爲其說傳於東坡不亦惑乎

河中胡証尚書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同年晉公嘗狎
遊爲兩軍軍士十許輩所凌勢甚窘潛遣其僕往
求救於胡胡皂貂金帶突門入諸無賴睨之失色
胡徑就上座一舉三鍾不啻數升取鐵灯臺橫置
膝上令曰凡三鍾引滿唱三臺一遍酒須盡仍不

清州府志 卷之二十四 五
得有餘瀝犯令者與一鐵躋語衆訖胡復先引滿
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唱三臺已三遍而酒
未能盡胡舉鐵躋將擊之羣惡少皆大懼爭起叩
頭乞命胡曰鼠子敢爾耶因各奔去晉公得從容
脫歸 北里雜志

胡証拜振武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帥河中証備
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宗儒詩曰詩書入京
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時黨項擾邊証以儒而
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節度使韓吏部以詩訓

証曰戎旆暫停辭社樹里門先下敬鄉人蓋証家

河中河東縣也

雅談

李晟鎮河東日夜夢偉人來謁自言漢前將軍關某
也蚩尤爲亂上帝使某征之顧力弱不能勝乞公
陽兵助我來日午時約與彼戰我軍東向彼西向
語訖而去晟早起心異所夢令軍士列陣東向如
所戒是日天色晶朗至午忽陰雲四合大風驟作
沙石飛起晟曰是矣即令鳴鼓發矢如戰鬥狀久
之風止雲豁視士卒似多有傷者其夕復夢來謝

云已勝蚩尤

唐小說

畫錄有名無跡者二十五人祁岳在李國恒之上岑參有送祁岳歸河東詩杜甫山水障歌亦云豈但祁岳與鄭虔鄭廣文在當時畫稱絕品少陵舉岳與虔同稱則岳畫之高可知嘉州詩云有時忽乘興畫出江上峰牀頭蒼梧雲簾下天台松忽如高堂上颯颯生清風其稱岳者亦幾與少陵山水障子歌同或云岳乃祁樂之誤

品畫錄

許瀍開成中進士也嘗遊河中忽大病親友環守之三日忽蹶然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訖昏卧如故明日又躍起取筆改書第二句曰天風吹下步虛聲自是如醉漸醒病亦解因言曰昨夢至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一人自稱許飛瓊索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知我名也詩成甚被嘆賞有人導引得回

逸史

裴敬中奉使蒲中與崔徽相從甚昵及敬中使回徽以不得從爲恨久之成疾自寫其真以寄裴曰崔

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

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氣聞數里逆人鼻

是歲自京兆至河中經注所過凡種瓜皆落一帶

無熟者

甘露遺談

劇燕蒲坂人爲詩雅正唐末詩人十哲之一後客王

重榮被害唐詩紀事重榮鎮河中燕投詩曰祇向

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蓋重榮父爲河中

都將因家焉故重榮卽爲河中人而燕有不離鄉

井之辭也重榮初加禮敬竟以侮蔑諸從事人不

能堪至蹈正平之禍

客談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條陽道士居之唐太和中道士

一夕獨登壇望觀庭忽有異光自井內發俄有一

物狀若兔色如精金隨光而出遶壇久之復入於

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之後因淘井得一金兔

甚小其光爛然取置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

津與道士善道士因以與戎後戎自奉先縣令爲

忻州刺史其兔忽亡月餘戎亦卒

紀聞錄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

筆正當如是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
 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
 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如綠
 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妙又棋聲花院靜
 旛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
 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予讀表聖一鳴集
 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
 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思足花落

夢無膠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虹明照雨樹

密鳥衝人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饑七言句云孤

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皆可稱也

容齋隨筆

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退之學澁於樊宗師

國史

補

唐樊宗師詩文千餘篇今所存才數篇耳讀之殆不
 可句天聖中有王晟者為絳倅取宗師所作園池
 記章解句釋之尚有不可盡通者歐陽公跋絳守
 居詩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恠可吁心欲獨

出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佶屈百盤紆孰
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

中興書目

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貞元五年進士爲張弘靖從
事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造新語體律務實用功
頗深旦暮搖首微咏不輟嘗贈弘靖詩叙其家世
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人稱其工

鼂氏讀書志

蒲州棲巖寺隋時所建文帝常以瑪瑙蓋施供寺中
寺僧寶藏傳至唐大歷中尚存每出以示客一日
盧綸李益輩往遊見之綸作歌賦其事云天宮寶

器隋朝物鎖在金函比金骨開函捧之光乃發阿
修羅王掌中月五雲如拳輕復濃昔曾喫酒今藏
龍規形環影相映徹亂雪繇花千萬重可憐貞質
無今古可歎隋陵一抔土宮中艷女滿宮春得親
此寶能幾人一留寒殿殿將壞唯有幽光通隙塵
山中老僧眉似雪忍死相傳保肩鏞綸詩既傳後
無繼賦者

唐人詩話

唐同光中翰林承旨盧質節制河中馮道贈以詩曰
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質大喜重禮

後唐同平章事馮道告明宗曰穀貴餓農賤則傷農
因誦河中聶夷中田家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
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明宗顧左右錄之
常取以自誦且曰宰相當知之 五代史補聞

蒲州古城東北有樂安庄宋薛侏以樞密直學士致
仕歸築室以居因其封郡名曰樂安范純仁為作
記中分南北二園其北曰逸老堂東曰三經堂西
曰無無堂取無欲無營之意而名之 山堂肆考

宋嘉祐中河中河濱網魚者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
空堦曉無心換夕香并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不
知唐時何人所作也 許彥周詩話

司馬溫公和蒲州邵不疑校理十詩云學士蔣公知
河中府事得片石大如席上有數十竅莫知所施
以問石工對曰此蓋湧泉石也乃於飲亭下掘地
為坎置石其上夏日從旁以微水灌之水躍高數
尺暑氣頓清蔣公蔣堂也 溫公集注

汾陰薛濬兒時與羣兒戲澗側見一黃蛇有角及足

呼羣兒共視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告其母適有
胡僧詣宅乞食母因問之僧曰此兒之吉徵兒應
早有名位但壽不過六七耳僧出門忽不見後濬
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

江隣幾雜誌

常醜女蒲州人貌陋有瘡疥及笄無聘問者一日外
出以裳蒙首居人畏其裸而避之女浴於池出則
體瑩如玉身不着地騰空而去

州志

董鐵驢萬泉人通遁術行步如飛倏忽數百里後尸

解仙去

萬泉志

僧道懸虞鄉人住蒲州仁壽寺大業末自長安還停
於蒲關主人見其馬壯夜往欲盜之見十人擐甲
執兵繞懸而立乃回向歸懾焉唐貞觀中有請懸
講涅槃經者謝不許曰恐不終此席耳後三日果
卒於山中卒之夕異花自地湧出色甚鮮好其徒
或折納甕中經年不萎

高僧傳

歷山有舜祠別復有廟時傳靈響人多往祀唐杜荀
鶴過之賦詩云昔舜曾耕地遺風日寂寥世人那
肯祭大聖不興妖殿宇秋霖壞山松夜火燒時訛

競淫祀絲竹醉山魃杜自注云山有廟呼爲帝二
子多變妖異爲時所敬觀荀鶴此詩則愚俗諛事
鬼神以求福昏淫之鬼爭飽血食而古聖祠宇莫
知存葺自昔已然良足嘆也

傲俗錄

歷山舜廟帝與娥英並像設在焉開成中有盧嗣宗
者入廟見神像作狎語忽若有譴之者發悸死廟

中 宣室志

金河中李獻能貞祐三年狀元及第嘗謂人曰吾幼
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

續前定錄

司空圖召至洛陽柳璨知其不可屈詔曰司空圖俊

造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

心唯樂於漱流仕非專於食祿匪夷匪惠難居公

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衡泌之志可放還山圖自

言晝寢夢一僧謂云吾嘗爲汝師汝昔矯於道銳

而不固爲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

溪耳圖預爲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

酌酒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

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

臺自隨歲時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無子以甥荷爲嗣爲御史所糾昭宗勿責也

舊唐書

司空圖傳新舊二書不同其夢二僧及女家人自隨新書皆不載至新書謂朱梁已篡唐召爲禮部尚書不起聞洛陽信不食卒則圖之大節上追漢氏兩龔者也舊書乃云不憚數日而卒所書視新史不如遠矣陶穀清異錄云司空圖常呼梨花爲瀛洲玉雨鼉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圖以濯纓亭一鳴牕名其集集自爲序子荷別爲集後記荷卽甥爲嗣者也

杜工部集有過宋之間員外舊庄詩云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註引史之問弘農人有庄在首陽之間又訓寇侍御詩云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又有哭章大夫之晉詩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則是之晉嘗官於此而子美弱冠時過之蒙其禮遇相與文字爲訓接然則少陵蓋亦嘗至河中

也 幾山說杜

胡謙光者河中府人金明昌三年四月尚書省奏提
刑司察舉河中府胡謙光年雖八十三尚可任用
勅召赴闕七月丁亥謙光至命學士院以雜文試
之稱旨上曰朕欲親問之八月辛亥特賜謙光明
昌三年進士第三甲及第授將仕郎太常奉禮郎
舊設是職未常除人以謙光行能特授之 金史

石玠河中人金崇慶中進士以汝州防禦使爲刑部
侍郎天興二年九月河南行省武仙由浙川至黑

谷泊進退失據將謀北走降元玠與西安軍節度
盧瑞芝謀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
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
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於是並去仙後
覺之追殺玠芝走至南陽爲土賊所害 金史

謝天吉者元初知蒲州值金末荒亂人皆逃散天吉
至人多知其寬仁流戶來附者數千人遭上官徵
斂無度明年斂益急天吉以民困計窮乃佯赴河
水死而潛入山中隱焉久之府僚知其不死因相

率謁之於隱所復強以郡事使主之 謝氏志

王恩河中人勇力過人金末避亂鄜州元兵南下帥

衆歸之即令總其衆隨以攻討有功累授都元帥

年九十三而終 通志

張克寬蒲州人元時以儒進官御史歷晉寧總管家

中條山下自號蒼陵翁

裴居敬河中人元時累官雲南行省參政素好書其

家所蓄者多至二萬餘卷 並通志

萬蓬頭者河中人久在郡中居止無定鍊精服氣深

得導引之法年踰百歲步履如飛臨逝先數日謂

鄉人曰吾將歸矣至日沐浴端坐而化今有萬蓬

頭洞在大澗里侯家庄東溝內 州志

中條山巢雲阿明蒲州處士王旦所營構者旦有士

行喜高逸築頤真園以娛老其中最勝處曰巢雲

阿縉紳先生時載酒以往 舊志

劉以平明猗氏人諸生時夢至一宮殿中有王者命

坐對奕又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鸚鵡能廻千

載夢麒麟空卧萬年秋既寤不解所謂及登進士

爲潞府王官遷陝西行太僕卿過武后墓墓石上刻一聯卽夢中所見者

隴蜀餘問

猗氏人原良相性謹愿明末爲倉老人受前吏郭某代皆平其斛及良相執役滿而代良相者爲荆某其人狡黠故高其斛米數多折良相夜卧倉中拜禱於神夜分忽有光見東南隅旋聞空中灑米聲覺米自溢漸逼卧處質明則其倉盡滿衆始大驚異縣令聞之往視溢米六十餘石良相以是竟獲無累人咸謂其素長厚致神鬼之佑

同上

明李開府棲鳳家臨晉嘗赴省試由曲沃西庄至太原西庄父老夜夢一虎踞其門心異焉侵晨啟戶以視見李卧憩其處問之知爲秀才倦行而止於此者度其後必貴延於家而具賓主且言此地爲鹽法所困他日得志願爲除之李識其語後成進士官樞曹郎爲力白當事除其害

臨晉志

猗氏王兵備壘常讀書桃花洞掘地得一石文曰大將王壘遂自負初名以訓因得石改名以應之

奇聞

錄

蒲州王開府輪常巡塞外輿人偶失蹈仆地墮輪水中從騎諸弁校皆失色比輪起徐更衣去竟不罪之人服其量

故老談

猗氏任知府汝亮自郎官出知泉州未到官天旱甚

郡人祈於九鯉湖夢神語曰太守雨比汝亮至果

雨泉州山湧一泉能愈人疾石上題字云巨雷劈

石神泉湧出見者神清食之無疾後汝亮左官興

國字亦隨滅

縣志

舊志吏部尚書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

少卿遇則皆下輿馬揖其四品以下同其長遇則

不避獨行則多避自楊襄毅在隆慶初以少傅爲

吏部尚書位望俱重於是左右侍郎自本部外皆

遠避矣楊公之再起以吏部尚書掌兵部事侍郎

有欲不避者竟不敢

觚不觚錄

楊襄毅公爲尚書日每朔望入前門必於關壯繆廟

投鄉晚生刺

縉紳餘話

蒲州在明世多宦族其尤著者王楊二姓而楊自僉

事瞻瞻子贈太傅尚書博博子俊民侍郎贈尚書

俊士推官俊臣參政俊民俊士又皆由進士博孫
元祥翰林侍講元裕推官曾孫世芳詹事學士惠
芳推官並進士凡冠簪五世而自僉事至世芳兼
有政績功業文學之美爲甲於三晉

衣冠盛談

蒲州王尚書崇古總督宣府大同適俺答之孫那老
與其祖有怨遂叩關來請降崇古聞之曰此奇貨
可居卽納之使居大同上欵塞事宜上中下三策
疏入廷臣譁然爭以爲不可大學士高拱力主崇
古議乃下詔許之且賜那老服官以正千戶那老

大喜而俺答婦恐中國殺其孫日夜尤之俺答亦
悔陰遣人來覘則那老錦衣金帶馳馬從容覘者
歸報俺答與其婦感且媿於是崇古遣使諭俺答
以叛人趙全等來易那老中國旣送那老歸俺答
感滋甚納欵內附而封貢之議成崇古又條上便
宜經營終始並得機要後崇古入掌本兵代者爲
吳兌鄭洛率守其法不變故自隆慶後宣大二鎮
無虜馬之驚視正德至嘉靖數十年歲苦邊患者
大異皆崇古績也

名臣記

明世功在北邊者常難其人而襄毅之績則其顯者然當襄毅時非新鄭當國力主於中恐無以成其功名予常讀新鄭伏戎紀事至繞柱獨行同列在旁莫能贊決又讀新鄭與襄毅書論制虜機宜兩公見畧同而計適合然後那老之歸欵附之約封貢之議於此乃定向若當國者盡郭乾等則事機坐失而虜患未已也漢趙充國上書言屯田章下羣臣議多不決獨魏相言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充國果有功嗚呼大將欲立効於外而持主者乏於中古今以是致敗者多矣然則襄毅之克成其績亦所際之幸也

牒縣符稱得前同州郃陽令王顏狀鄉名太原者本因遠祖千生卓千漢末爲冀州刺史卓在晉爲司空河東太守薨時屬劉聰石勒亂太原晉陽不遂歸葬千塚今在猗氏縣西次郭門外卓塚在臨晉縣東南解故城二里子孫因居河東公私譜牒遂著河東郡望子孫始居之地名太原鄉又按天

后朝拾遺陳子昂集有中州司馬濟翁墓志云葬於長壽原至今鄉有太原號也又按唐衣冠譜第是開元初勅柳冲修撰載廣州都督元珪幽州都督壽陽公方平更稱太原王氏頃屬羯胡逆亂百姓逃去永泰元年縣司遂廢省前件鄉併人戶入解城鄉顏等今屬孝理之時宗望將墜逢時不舉後嗣何知望請復立太原鄉名且廢解城之號如解城古城臨缺二字假鄉標若太原名之不存則宗無所據伏請詳覽如蒙矜允仍望各牒諸縣宗人

知者臨晉縣百姓王顏等狀請改解城鄉復名太原鄉舊號理崇族望事協敦本執案咨取處分牒下所由者中丞判下縣具勘上者得縣申稱得里正程憲狀太原鄉去永泰元年爲人戶破散符下合入解城有實伏請申上者具狀錄申者臨晉縣太原鄉去永泰之年併入解城鄉今王顏狀請却復太原鄉執咨取處分訖下縣准狀仍認散牒宗人知者中丞判亢宗務本曰敬曰仁克叶禮經是爲通識准處分者准符各牒知者故牒太歷十四

年四月十五日吏高曜牒尉孫方晉

太原鄉牒

右太原鄉牒一通本無須載而臨晉志特存此若以爲太原王氏一掌故然聊書於餘錄又臨晉志藝文載唐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銘一篇其辭鄙拙定非唐世人所爲其云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爲叔父桓王林廢之而自立及莊王不明赤遂奔晉求之傳記事皆無有特出齊東之野談且晉於是時獻公未強并州太原尚在

狄地况州牧之官始自漢世安得晉於此時卽用以爲牧而先立此號乎又云自赤至龜八代代牧并州自龜至文釗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襲封晉陽侯是尤無稽益不足道且太原鄉牒其狀乃顏所上狀稱冀州刺史碑乃云河東太守狀稱卓在晉爲司空河東太守碑乃云歷魏晉爲河東太守遷司空安有一人自述其先世而牴牾不合若此又云開元中左相張說越認范陽封燕國公大歷初左相縉叔越認瑯琊封齊

國公夫說與縉自以功名官位得封初未聞越
認之事且公侯之爵亦非因越認門望可邀得
者其語如是斯不達於理者耳使顏不爲儒流
未嘗學問則可既稱顏以進士官臺省中丞刺
史亦宜少識典故通墳籍欲叙家世明譜系宜
事得其核而語衷於是何有味不自審悍焉苟
作不顧後世貽譙者乎方魏隋至唐尤尚氏族
爭以甲門相高至唐中葉武夫盜卒起自微賤
至大官往往思與諸甲族通認宗門而縉紳莫
之肯許羣用爲恨及五代大亂衣冠族衰於是
諸武人以戰鬪起家至節鉞者爭奪取向時裴
李盧王崔張等族譜牒焚毀之而自稱隴西清
河太原瑯琊郡望使不能辨意此碑不出於顏
蓋亦當時不知誰何欲誇門胄自爲欺飾特假
顏名爲此然其屬詞者既非通人述祖者復乖
雅錄自以爲紀叙有考不知適資嗚噓於人而
莫自悟矣臨晉王恭先亦常舉此碑數處爲疑
而爲之辨證然顏碑引王維王縉既不必信唐

書稱王縉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曾不謂其實出猗氏居於此也乃恭先引新舊二唐書言縉縉兄弟本太原祁人父處廉汾州司馬徙家於蒲遂爲河中人則新書無此文也反指爲史氏之誤若兩人實當爲猗氏人者且維雖以詩名縉雖位宰相其人皆無足取唐袁朗自以先世名節爲海內冠視琅琊王氏世爲上卿鄙不與伍朗孫誼爲蘇州刺史其長史白誼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乃天下甲門誼曰夫門戶者累世名節爲天下所高山東人尚婚媾求利祿耳至於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哉若維縉者正誼所譏而不屑必引爲榮其趣已陋况又初非其實哉若碑之僞既不能辨徒支離其辭以爲曲護而已亦病焉其猶未免邱里之見終惑於井牖者矣

金大定中臨晉人於通真觀作千道會時黃冠瓢笠者雲集衆中一人布袍革帶草履幅巾入門徑就殿西拂拭素壁探囊中筆大書一絕昂然振衣而

去見者異之欲踪何往已失所在其所題句云余
向金華謁帝回首陽鄉國暫歸來羣迷不識吾家
趣何日重尋閨苑媒後署巖客二字始悟爲洞賓
呂巖也其書一筆所成如蟠龍奔馬非人世所有
因共珍焉名善書者摹之勒石至明時爲山陰王
強取去置蒲州寥陽宮俗稱爲瓜皮書傳云洞賓
食瓜訖卽以其皮作此書也

臨晉城南有明時荆開府墓植栢數百株至崇禎末
李自成將渡河栢忽盡枯死踰年復生至康熙癸

丑吳三桂反滇南栢復枯三桂旣平復蒼翠如故
康熙丙寅二月臨晉西關龍王廟市有書買攜書就
廟內布席待售忽旋風自廟門入盡捲其書入空
中仰視片片飛揚以次而上頃之滅不見其旁尚
有同賈者數人所攤書端然不動人莫能測所以
然

故市鎮中央有石俗呼柳子厚土馬石其傳已久不
知何取子厚銘其叔父侍御府君有邑於虞鄉語
意子厚當時亦至此也

並臨晉志

涑水每冬夜間時聞冰裂聲成者遙見有物如羊自西來冰劈積兩岍旁至南橋回近年見於白晝冰自開裂水湧尺許逆流過南橋至呂庄河舊傳有梅參將戰敗執戟戟熱甚就水濯之化形而逝此其戟精或曰蛟也

平陽志

猗氏縣文廟東南隅有楸一株其年甚古每當鄉試之歲結角子如筋人以所結多少為中者數之驗歷試並然謂之靈楸

明萬歷壬午猗氏大旱邑令為壇祈雨汲水壇隅井中有赤蛇附引而上長不及尺知其龍也為文祭之盛以巨盂蛇涎蠅不去至明日雷電自盂中出蛇騰向西南雲四合大雨再宿乃霽是歲大豐有禾秀數穗者

萬歷十八年七月大水有龍鬪於猗氏後數日人於縣西百里店灘獲一巨卵甚香搖之硜硜有聲送置縣中皆不能辨其何物因送之佛寺中其後復大水浮卵以去

崇禎癸未秋有曝其斜幅於市者忽飛起旋繞空中

已而不見衆以爲異時邑人王吏部方家居素善
占法因共詣之求占定吉凶王用六壬法占之曰
是禍徵也不過一載縣當受兵害及明年春李自
成東下遣所署僞令至縉紳悉被其毒焉

猗氏志

明襄垣王遜燁天順五年自代徙封於蒲後襄垣宗
人聰灑聰終俊權俊杓俊襟充焯等皆爛文章俊
襟字若訥尤博雅不慕榮利於五姓湖築室卜居
與詩人隱客日嘯咏其間自號蘆花散人其詩名
佩蘭集其姊封陵川縣君適裴禹卿夫死殉焉旌

爲貞節君

宗室傳

楊公博以師傅之貴位太宰而子俊民以會魁歷提
學太僕少卿俊卿武會試第一至錦衣衛都指揮
俊士舉進士餘蔭叙又二人一門朱紫並榮又朝
廷之制武會試第一卽爲狀元故俊卿又有狀元
之目與太宰並官京師入朝相隨還第則章服侍
左右士大夫指爲盛事

輦下聞見記

邠邱有二一在陳留卽齊桓公會諸侯處一在河東
漢祀汾陰處宋史真宗祀汾陰登邠邱亭以望河

汾是也前後二漢地理志汾陰下但云介山而無
郊邱當是一時所遺 戒菴考古

唐韓文公有條山蒼詩考公生平未嘗遊於蒲其詩
當是使王廷湊時道途經過所作或云董晉蒲州
人公為其客晉卒於汴公送晉喪還亦曾至蒲其
說非也 博議

蒲州趙鼎洪武初舉人任陝西汧陽學官其生在元
至正中至正統十年始歿已八十餘矣鼎自汧陽
歸與同邑漢中同知王聚淮安同知李威白水縣
丞謝伯榮上林錄事賈教為五老會如唐香山故
事傳於京師諸公爭為賦詩 耆賢志

萬泉縣東南二十里有永清池俗傳光武飲馬於此
水本昏濁以鞭攪之即清又下生寺有龍栢一株
枝蟠屈如龍故名亦云光武所繫馬也 萬泉志

洪武初榮河蔡瑄為通政使乞還卒於路太祖惜之
遣使祭瑄其使者一為大學生一乃道士也開國
初時用人差遣簡質如此後則無非京官矣 林中
碎錄

萬泉風俗縣官打春日爭剝土牛皮取歸塗竈云去

蚍蜉爭奪打春杖云利於蠶事又爭以朱墨於牛角書字以不得書爲不利清明日婦人爭出遊作秋千戲云是日作生活則致目盲

縣志

蒲西門外河岍鐵牛鑄於唐時東西各四有牧人引之其西則朝邑也俗傳東岍牛本五昔時一牛亡去故今止四其亡去者在陝州牧人尋之至陝城門遇人問焉因立化爲鐵真齊東野人語不知陝亦自有鐵牛也陝牛未詳何時鑄或云以鎮河患唐人有鐵牛頌今陝牛亦久亡或云淪入地中而四牛之在朝邑者爲河所沒無復存矣

蒲人所植柿多者一聚或至于林柿熟取市其實以爲利幾與昔所爲竹林千戶橘奴萬頭者同至秋時葉紅爛燒山谷原野間彌望皆雕霞絳雯最爲奇觀韓吏部赤氣冲融無間斷語直可爲此咏也順治中金壇蔣虎臣翰林來蒲作柿林紅葉詩五十首中頗多奇俊之句郡人傳之至今

明世蒲中科甲仕宦者多棹楔如林籠街櫛巷觀者爲之增壯崇禎末流賊僞防禦至下令盡撤去唯

留舜禹廟及文廟者餘悉毀之敢後者死於是一日爭廢即州治外向所樹古河中坊最屬巍麗者亦漸跡無存矣

舊志

宋王性之言韓文公生於河中永樂縣今永樂猶有韓文鄉朱氏作韓文考異亦引其語然考公之生實不在永樂也父雲卿為武昌令將遷官往京師產公長安舍後一年卒故公三歲而孤性之所言殆非其實也

韓集博考

金麻革八歲知屬文十四忽病瘖取紙筆疾書曰適仙府召飲醉致此因賦詩數十首畧不停綴了不自知一昔始復寤其瘖亦失自是為文日進

臨晉志

唐至德二年始於河中置節度使後郭子儀上言昔安史據洛陽故於諸道置節度以遏其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自河中始於是罷河中節度使及耀德軍

舊書

唐徐相公商隱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撫言

山海經泰逢之神居於萑陽即東首陽山也出入有光循蜚紀泰逢氏沒為河神路史孔甲畋於萑陽

大風晦暝遇神縫而迷也又事物紺珠泰逢吉善之神緯書縫黃萑山之神能動天地唐末泰逢見神於河曲之上鄭畋曾一遇之

徵恠錄

甘棗之山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黃華而莢實名曰籜食之已瞢有獸焉其狀如馱鼠而文題其名曰鞮食之已癯

山海經

山西平陽府蒲州東有中條山乃張果老跨白驢之處

山堂肆老

後魏河東羅崇之常餌松栢脂不食五穀自稱受道

於中條山世祖令崇之還鄉立壇祈請崇之云條山有穴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之往來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之入穴行百餘步遂窮有司劾其妄世祖曰崇之修道之人豈至欺罔或傳聞不審而至於此赦之

魏史

宋石曼卿云夷齊餓死蒲坂者耻周之事而死於堯舜之區庶幾見揖異之風焉

本集

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廷帝乃採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

子華子

古槩疏云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思因而作歌

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為良弓唐時作弓者多在河中其技尤勝李文饒相公鎮蜀時奏取弓人於

河中府 技藝考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釀酒甚佳故庾信從蒲州使君乞酒詩蒲城桑葉落灞岍菊花秋又許乞酒一車未送詩秋桑幾過落春蟻未會開謂此也 國史補

臨晉有回龍溝地在縣東十五里俗傳晉文公見峨嶮原有王氣斷之得蘆根盈握有血出王氣遂消

宋王元之遊王官谷題詩刻石在太宗之時至神宗時元之曾孫汾出守蒲津訪舊刻已漫仆乃重勒巖扉題其後云先公翰林尚書淳化中謫官解梁作是詩後八十餘年汾出守蒲中刻石於王官谷元豐二年二月十一日曾孫尚書祠部郎中充集

賢校理權知河中軍府事汾謹記 名山志

司空侍郎舊隱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

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布
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爲司空
之莊耳

南部新書

吳雯徵士其父與山東王士禎尚書同年故於徵士
遇之獨厚廣爲延譽遂有詩名徵士常有詩云泉
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此尚書最賞者康熙戊午
詞科之設比部方山謝郎中遂薦徵士得與試先
錄八十人已在數中後忽減却三十人故俛得復
失或言徵士至京師益都馮相國以扇使書蓋欲

收致門下徵士不爲頌語唯以二絕句書而歸之
馮意不樂後減其數者乃馮意擯徵士爲之徵士
歿時有香氣滿室之異

孫明經拱洛陽人來遊永樂愛其土風遂卜居焉拱
字向宸頗亦能詩常自題所居曰窻開華岳三峰
翠門對黃河萬里波其子億傳父學好吟咏登永
樂二仙樓作云逍遙散客愁盡日倚高樓烟火千
家晚菽蘆一水秋野田喧鳥雀隴阪下羊牛乘興
不歸去前溪待月遊似亦少得晚唐人風致也

明初蒲州所稅有桑一千九百十二株歲徵絲一十二
二觔一兩一錢共造生絹九疋零絲一十三兩一
錢棗一千一百六十八株歲徵米四十六石九斗
二升蓋依古人教民樹植之制桑可蠶以勸婦功
棗可蓄以資民食必防其翦伐摧敗故爲定其數
使時稽於官府而人不敢殘必徵其稅則使知苦
勤其力以供所出而人不敢惰此蓋良法美意之
一端至弘治以後桑棗但有空名無課植者惟取
其稅而已

神尼者名智山蒲坂劉氏女少出家有戒行時談人
吉凶成敗皆驗隋文帝初生時忽至其所名帝曰
那羅延且謂帝母曰兒不可處俗間請割居宅爲
般若室將帝躬自撫養家人從之一日智山出外
付帝於其母母視帝額忽挺二角大懼遽投諸地
尼已知之急歸抱帝曰何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
後周滅二教尼隱楊氏戒行不改及文帝受禪重
興佛法每以神尼爲言尼歿卽葬所捨寺中爲起
金浮圖又命王劭爲之傳

蒲州府志 卷之二十四 三十四
明末有張神仙者來蒲州多幻術士人欲遣伎亂之
須臾隱入壁間不知所往衆傳以爲即張三丰云
三丰本猗氏人也

晉文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
尾去其半而墮公之車以問師曠對曰狸身而狐
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大山而歸其逢君
於澮乎君其有喜

瑣語

鹽道山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
疏銅芸紫苑之屬也

水經注

蒲州王尚書崇古身長七尺餘貌甚偉初成進士在
京師時張永嘉爲相王與同輩旅謁張一見大異
之曰此今日裴行儉張仁愿也衆始未信及後三
十年尚書樹功宣大爲時長城如張相言然後服
永嘉知人

鈍菴紀聞

虞鄉谷栢村在石佛寺西南泉水下注聲振嵯谷高
坡之上栢盈萬株森立蔭映僧徒每雨後掃葉數
斗輒有錢出地中如鸞眼其紀元多唐時者

通志

王官谷舊有雙人石在天柱峰東恠偉參差形似拱

揖又峰西二石似人或曰此谷中四友也

掛鶴臺亦在天柱峰下相傳司空表聖在時有雙鶴

五月生子輒去明年二月復來臺下多靈草異卉

葳蕤搖拂 同上

猗氏任汝亮以戶曹督餉渡河而墜其僕急下援之

亦墜不出至日昃舟人駭噪謂必溺死久之忽偕

其僕並自水躍出自云若有巨木載之以上眾驚

神祐云 邑乘

猗氏張應徵為諸生時有能文聲萬歷甲午山西秋

試先期御史監闈事者問提學陳公曰今年秋元

能預決乎陳曰猗氏張某也榜發果為應徵人服

陳衡鑑精妙 同上

猗氏馮守禮初生時其隣有劉氏為苑馬卿者家居

夜夢其門立棹楔署正氣字心異焉因許妻以姪

女後守禮中鄉舉任莒州學正擢知萊蕪縣值明

末兵亂臨難不屈死正氣之徵果驗焉 同上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內中供御酒蓋用蒲州酒法也

太祖微時至蒲飲其酒而甘喜之即位後令蒲中

造釀酒方至今不改宋張能臣酒名記云蒲州酒
有天祿舜泉

郝陵川經言河東土產菜多於桑而地宜麻紡績織
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白衣被外折價值貿易以
供官賦

李濟翁資暇錄蘇乳煎之成餻咸云十年來始有出
自河中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予幼於洛中綏福
里見之時新開一肆不數月滿洛城皆張市矣初
予從叔聽鎮河中自洛招致爲餻者居於蒲蒲因
有此餻

唐時蒲州貢鳳棲梨三千五百顆又貢棗八千顆宋
蘇軾與蒲廷淵帖云河中永樂縣出棗此棗爲道
家所貴元柳貫作打棗譜云大棗出河東猗氏
本草言石膽出蒲州大者如拳小者如桃栗擊之縱
橫而解皆成疊紋色青見風久則綠今絕不聞有
此物也

蒲中有草名如意以葉似箭亦名箭頭草夏開紫花
小而有香土人採之雜麥蒸飯結實三稜似瓜形

蒲州府志 卷之二十四
如豆大熟則殼分三角中各含子十許粒細如粟
色蒼黃根似遠志味苦而辛採其葉於陰處乾之
以末敷惡瘡殊效

聞人牟準衛敬侯神道銘曰城惟解梁地即剗首山
對靈足谷當猗口是猗氏在昔又有猗口之名靈
足疑即中條矣

百二十盤在中條之陰石磴盤旋凡有百二十折故
名自此而下達虞鄉即司空圖所隱王官谷也倪
光薦奇石詩云偶經百廿盤松石駭心目石以松
爲觔松以石爲肉石抱松如裹松穿石似束

雅謔錄云有直指使者按蒲州過猗氏縣見其處有
猗頓廟顧其客曰猗頓何人楊惲所爲賈豎污辱
者乃有廟乎客曰太史公傳之直指曰太史非傳
頓特刺時耳昔揚子雲作法言富人以千金求載
姓名子雲卒不肯曰富人如牢中之豚檻中之鹿
安可得載乎宋慎伯筠爲一寺作碑有巨賈請書
名其中願奉壽五百金伯筠亦卒不肯謂太史公
不如二子耶客曰然則猗頓之有廟倘亦死猗頓

能勝生子雲耶直指曰恐亦其地無子雲故廟得立也因大笑而起

經濟編關中之險長河與華山會處雖在潼關然河之南須得河南府新安北函谷河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蓋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礪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岍平曠可渡者百里故在古人秦有函關陝西統平陽也至今陝州以西及平陽與陝西之人語音風俗相似又曰虎牢潼關誠爲險要然貼臨大河若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

明崇禎十六年山西巡撫蔡懋德討流賊至蒲州一敗之於風陵渡再敗之於大慶關三敗之於吉鄉渡賊屢失利因堅壁不出時懋德奔走往來於二千五百里間所提僅弱卒三千耳

顧炎武日知錄云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武紀朕用事介山晉太康地道記及永初記並云子推

隱此水經注亦引此而辨之以爲非袁山松郡國志云介休縣有介山有縣上聚子推廟子推本死縣上之山非此介山然謂其隱此者在漢時已有二說矣

柳子厚曰猗氏之鹽晉之大寶也蓋本春秋傳杜預注郇瑕之地沃饒而近鹽在解縣西北今猗氏縣鹽池也魏都賦注鹽池在猗氏縣南四十六里蓋今安邑運城本古猗氏地也

萬泉人王景震順治初舉人官長安令其爲諸生時赴官府請免同學生故後門則倡衆投狀云百姓六旬以上尚有告老之期生員百年以後反作當差之鬼云云狀上山西巡撫見之大加賞嘆因爲永豁除之

明榮河李安世以貢士仕磁州學正其歿時壽一百有四矣又邑人張世恩妻賈生明嘉靖四十二年至康熙四年已百餘三歲尚存活如故榮河令到門問視旌爲人瑞又邑民郭永祿生明隆慶六年至康熙九年壽亦百歲又潘守俊生明嘉靖四十

二年卒於順治十八年得年九十九蓋其地水深土厚人得其氣以生故多壽考如此夫百歲已甚少若安世及世恩妻且踰百歲之外尤不可得也榮河志云八十九以外比閭皆是至如百歲亦時有之豈榮民得天獨厚歟深思其故大約不外勤儉二字寡嗜慾薄滋味此壽之原也其言頗有合於道故錄之

山西舊多角妓諸郡有之稱之樂戶蒲當明時樂戶並聚居東城門外關廂間州守行春則濃粧騎馬以供役其縉紳與客宴飲則召之佐酒至國朝康熙中猶然臨晉縣志云臘月十五以後樂戶中擇黠辨者假爲官府襲冠帶從以吏役名曰春官春吏因入官署并豪紳富家宣語贊揚以求賞勞謂之報春先期一日縣官勾集里甲社夥雜以優人小妓妓名毛女鼓樂導前春牛居後官與其僚盛服輿從詣東郊迎春自雍正初禁革樂戶於是在城廂者悉徙去矣

唐貞元初虞鄉人女年十餘歲臨井治魚魚跳墜井

逐之亦墜其內有老父接抱留連數日捧至井上
贈金錢二枚父母往接之女自此不食唯飲湯茶
數日嫌居處臭穢請就觀中修行後不知所之

逸史

黃巢之亂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

永樂庄居一日在路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
待爾破賊回顧乃是道人濬曰一布衣何緣破賊
道者勉之時濬母有疾道者乃遺兩粒丹濬母所
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

北夢瑣言

侯弘實蒲坂人年十三四嘗寐於簷下有虹自河飲

水貫於弘實之口其母不敢驚及覺母問有夢否

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默喜知其必貴

矣後有蜀僧詣門求食謂母曰女弟子合得兒子

力此蛻龍也但離鄉井近江海方有顯榮又曰此

子慘毒倘敬信三寶即能善終弘實後果自行伍

出身至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

後爲眉州刺史節度夔州自寧江遷於黔府一州

二鎮皆近大江持法御下傷於嚴酷是知蜀僧所

云不謬矣

鏗戒錄

杜暹幼時自蒲津濟河舟人已解纜岸上有老人呼
 杜秀才可暫下其言極苦暹不得已往見與語久
 之船人待暹不至便發是日急風忽見水中有數
 十手攀船沒徒侶皆死惟暹獲存暹後至公卿廣異
 記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
 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國史補

唐天祐二年河中進士楊玄同老於名場祈吉夢以
 卜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六足及見榜乃名第六

則知固有前定矣玉堂閑話

蒲坂有須曼卿者自言在山中精思三年有仙人來

迎我乘龍昇天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上危
 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
 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

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更自修責乃可更
 往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
 寡人遂見謫守天廁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

卿為升仙人抱朴子

清州府志 卷之二十四 三
進士張生善鼓琴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日將暮無所
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指簷廡下曰舍此無
所詣矣遂止方寢見絳衣二人前言曰帝召生生
遽往帝問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顧左右取
琴乃鼓以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
歸清絃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
風薰薰兮思何傳音韻清暢爽朗心骨生因發言
曰妙哉乃遂驚悟 纂異記

張質者猗氏人貞元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
餘日暮見數人執符來追乘馬隨之出數十里至
一栢林見一美髯衣緋人據案而坐乃拘江陵張
質名姓偶同遂不審勘執符者復引而回如夢覺
乃在栢林中樵人驚以送縣縣既失質其宰惑之
且疑質之初臨嚴於治吏吏怨殺之是夜坐門者
及當宿之吏莫不禁錮質歸神識遂闕 續立恠錄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素精經籍授胄子數十人歲暮
歸途中偶逢故相呂誼以舊相識遂以後車載之
而去景生到家已卒數日乃蘇云冥中見黃門侍

郎嚴武朔方節度張或景生善周易早歲與呂相
講未終帙呂相薨乃命景生終餘帙嚴張共請放

回
玄恠錄

宋陸渭南有吊獨孤生詩其序云獨孤生策字景畧
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劍一世奇士也有自峽中
來者言其死於忠涪間感涕賦詩憶昨騎驢入蜀
關旗亭邂逅一開顏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
兩漢間寶劍憑誰占斗氣名駒失養竟天閑身今
老病投空谷回首東風涕自潛

明萬泉貢士王臣爲鎮安縣尹潔已愛民政聲甚美
有朝官王士元以詩贈之云久訊鎮安諸父老白
頭未見此郎官襟懷好似冰壺潔器宇渾如天地
寬

蒲州楊都督俊卿少有膽勇嘗夜分與客飲出戶忽
有物人立而啼衆皆恐俊卿直出手搏之其物仆
地忽不見明日如廁見一赤狐甚大吐舌而死乃
夜來立啼者也

土龍致雨古謂無益然其法本之神農求雨書董仲

舒春秋繁露亦嘗言其事後世爲之頗有驗者康熙中萬泉大旱知縣瞿亮邦虔禱未應一日忽有送虞城志者亮邦取觀之中載虞城令萃陰柳公祭龍事亮邦喜曰昔人豈欺我哉卽於甲乙日作東方青龍長一丈八尺環以小龍七各長四尺餘如其方色數日作之祀而祝焉越數日有青龍見於東南蜿蜒良久乃沒亮邦知有應禱益虔後數日果大雨四境霑足是歲豐獲亮邦自爲文紀之臨晉謝孝廉玉樹久困場屋且將老自以數奇遂罷去不入館舍者已數年矣康熙辛卯其子鵬亦爲諸生赴省試獲雋玉樹不覺心喜於後歲再理舊業曰吾亦當得鄉試矣是年爲癸巳特設科加解額十九名玉樹往果中試先是常禱於文昌神得捷兆并示以所中名數及報者至將出帖錄示之玉樹遽止曰且緩因取已所書中式第十九名舉人謝某使報人觀之其人駭愕蓋署字正同也相共歎爲前定謝時已六十八矣

蒲州志中條蒼陵谷去縣二十里上有娥皇女英陵

記言舜葬蒼梧二妃未從則起土官敘皇公英烈
然秦博士對始皇舜妃堯女在洞庭湘山所爲黃
陵者又路史言娥皇無子女英生義均均國於商
女英從之就國故商州有女英陵是知不在蒲坂
矣蒼陵谷之說好事者爲之

地理書有媯鄉在河東漢時鄉名也媯字初昧何音
檢陸氏廣韻作謨敢切文亦從媯云在河東猗氏
縣今無復知者

